

● 城事

16路公交车

黄旭阳

16路公交车运行畅通,据说因为美女驾驶员多。为什么美女驾驶员多,据说是文化路的缘故。文化路蜿蜒曲折,又狭窄,像小肠。偏偏路旁总有些车辆停放,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。所以容易发生肠梗阻。会车的时候,如果公交车驾驶员是猛男,脾气火爆,他势必掀起颈项,寸土不让,使场面陷入僵持。如果驾驶员是美女,她就会柔和忍让一些,使场面松动,最终疏解。所以公交公司派了美女驾驶员来,跑16路。

也有人说,美女驾驶员多,不是路的原因,是龙山寺的原因。龙山寺的菩萨灵验,香客多。到龙山寺求神拜佛的香客,大多是婆婆老老。男驾驶员毛手毛脚,有可能婆婆老老下车还没站稳,车门一关,夹住了香火袋或拐杖什么的,麻烦就大了。美女细心些,体贴些,会照顾好老人。

事实上确实如此。上个礼拜三清晨,大雨刚过,月光先生上了16路车,计划晃着去上班。车上乘客稀少。美女驾驶员见月光先生老态龙钟的样子,一直等着月光先生在座位上坐定,才问,你的口罩呢?月光先生这才记起出门忘了戴口罩,一时窘迫,手脚不知道放哪

里。美女驾驶员招了招手。月光先生只好起身,准备从前门下车。不料,走到驾驶室旁边,那美女驾驶员拿出一个口罩,悄悄伸过防护栏,递给月光先生。雨后的阳光顿时明媚起来。

但是,事实上也不一定如此。那天早上,风和日丽,月光先生坐16路晃着去上班。驾驶员不是美女,却是一个魁梧的胖子。走到文化路口的时候,上来一拨婆婆老老,提着香火袋。显然是善男信女,去龙山寺拜佛。估计那天是某位菩萨大伽的降生日或得道日。那婆婆老老像企鹅一样,缓缓排队上了车,亮了老年证,各自找位子坐好。其中有个奶奶特别活跃,一边上车一边对着驾驶员笑呵呵地说,帅哥师父呀,辛苦你了哦,菩萨会保佑你的啊。但是她上了车,并不坐在座位上,而是扶着座椅,和同伴说话。胖子驾驶员喊,阿姨,你老人家坐好咯,我要开车咯。奶奶说,帅哥师父呀,你开咯,冇得事嘛。胖子笑道,阿姨,你坐好我就开,你不坐好,我一开动,菩萨都保佑不了你。全车乘客都笑起来。老奶奶一边好咯好咯一边坐下来。那胖子肯定是个孝子。还有一回,天气闷热,月光先生坐16路晃着下班。

驾驶员是一个精悍的汉子,剃着极短的头发,那样子就像电视剧里的土匪,或者街头的混混,反正是恶人。开到景炎学校时,上来一拨放学的娃,挨挨挤挤,叽叽喳喳像群小鸡。最后跑过来上车的那个男娃,和前面的娃稍稍隔开,个子也矮小些,显然是低年级的学生,可能刚上初一吧。男娃上了车,刷卡的时候出了状况,读卡器说,请充值。学生卡里没钱了。那男娃满脸通红,低下了头。这时,那恶人喊哎哎哎,向男娃招了招手。那娃不敢相信的样子,犹疑一下,重新上了车。恶人笑了笑,对他说道,记得明天补刷啊。那娃点了点头。车里就凉爽多了。16路公交车运行畅通,或许有其他原因。

● 过往

曾经的结谷街

罗治台

1974年3月,我被邵阳市退伍办分到株洲供电所。报到后不久,和我一同分来的同学战友谢或哲攀上了一位新邵籍同乡,那位同乡对小谢说,他家住在结谷街家属院第三栋一门,并邀请小谢有空去他家玩儿。一个周末的晚餐后,我正好无事。小谢就邀我陪他一起去看望老乡。我想了想答应了。因为是第一次,我们都不知道抄近路,从建设百货商场的侧面插过去就是供电所的家属区。不过,这也难不倒我们。俗话说得好,路在脚下,也在嘴上。我们逢人就打听:“请问师傅,结谷街在哪儿?”或者“请问同志,结谷街往哪儿走?”那年代,好像大家都喜欢称呼师傅和同志,询问路经没有不搭理人的,即便是不知道,也会礼貌地回道:“我不晓得,你问问别个吧。”果然,问到第三个路人时,有一位老者给我们指出了大致方位。

于是,我们沿着老人指引的方向前行,走到当年株洲警备区大门口后,往左拐,再顺着马路往前走,走不多远果然有一条与建设大道平行的小街叫结谷街。

那是怎样的一条街啊!街道窄窄的,弯弯曲曲的像鸡肠子,夕阳的余晖打在街道的一侧,街道更加显得破败。沿街有几家小铺面小作坊,因少有顾客光顾显得冷清与萧索,好在有一家颇具规模的缝纫社不停地传出“打打”的机器声,还有一家小作坊“叮叮当当”地敲着白铁皮做锡壶,让这些街喧嚷了一些,才不至于使人误以为走进了乡下小镇。

也许是晚餐时间,街上行人很少,更难见着青年,青年要么进了厂,要么上山下乡战斗在广阔的天地里,有几个六七岁的孩子端着碗在门口扒着饭。

又问了好几个行人,都不知道供电所的家属院在哪。最后碰上一位中年妇女,她给我们指出了正确方位并告诉我们怎么走:“你们再往前走十来米,右手边有一条小巷,那就是专通供电所家属院的咯。”

原来,给我们指点路线的大嫂是一位外线工的妻子,她家就住在供电所家属院内。后来,我还了解到这位大嫂是结谷街榨菜厂的职工。

那个厂我去过,是街道办的福利厂,小得可怜,才十来个人。职工全是些婆婆妈妈,活儿就是搓棕绳,做绷子床,累死累活一个月才24元钞票。不过,那时的24元养活一个人绰绰有余了。

可是又有谁料得到呢?就是这么一块地方,于20世纪八十年代末,神奇般地暴发了,成了株洲市南大门服装大市场的一部分。

从此,破旧的结谷街也就成为了历史。

如今,那儿高楼林立,商贸云集,早已嬗变成黄金码头了,住的也都是外来户。

不过,老供电所职工相聚时常提起那地儿,一提起那地儿,就有一种怀念、感慨、心痛和遗憾。怀念,是因为曾在那里生儿育女过,爱过恨过,骂过嗔过;感慨,是因为目睹了那儿始料不及的巨大变化,眼睛一眨,麻雀成了金凤凰。“嘿嘿,要不然我们个个都是富翁啰。”供电所老人的臆想从来缺席,因为目光短视没有在那地儿投资门面,要不然也早发了。



少年时代抓“特务”

张人杰

20世纪60年代流行搞阶级斗争,大人小孩头脑中的阶级斗争“弦”绷得紧紧的。小学生在学校里上政治课主要是讲阶级斗争,受到的教育是“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”“国民党反动派要反攻大陆”,听到的新闻是某地抓获了一批“美蒋特务”,某地出了一个抓特务的少年小英雄。

我戴上红领巾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之后,幻想着哪天能抓住一个特务,以证明自己的觉悟和能力。我和小伙伴们每天密切关注到宿舍区来的陌生人,如收购废品的、出售小商品的、玩把戏卖狗皮膏药的,发现可疑之人或者跟踪观察或者报告工厂宿舍区的治保室。

有一天,宿舍区来了一个收购废品的50来岁的男子,他走路一瘸一拐。我猜想他的腿部可能装了发报机,于是叫上一个小伙伴一块去跟踪他。我们悄悄地跟着他,为了不被他发现,保持着20米左右的距离。他停我们停,他走我们走。大约走了1公里的路程。此人竟然进了一片麦子地,钻进麦子地之前还东张西望了一阵。我分析他可能要发电报了,于是慢慢地摸索前行,逐渐接近目标。大约还有七八米的距离,我突然闻到一股臭味,扒开麦穗一看,此人正蹲在那里拉屎。真晦气!我和小伙伴赶紧撤退。

我同学毛坨的父亲李伯伯在50年代突然精神失常了,怕他伤害邻居,工厂将他一家安置在一个车库里居住(独立建筑,面积有40平方米左右)。我一直怀疑李伯伯是装的,很可能是潜伏下来的美蒋特务,伺机进行破坏活动。我对他家居住的车库充

满好奇,很想进去一探究竟,但我不敢,害怕他打人。有一天,我跟毛坨在离他家不远处玩耍,看见李伯伯出了门,坐在一把椅子上晒太阳,背对着门口打瞌睡,好像睡着了。我见机会来了,跟毛坨提议去他家玩玩,我跟着他进了车库。东瞧瞧西看看,想找出一点反常的地方,但是没有发现。正想进一步观察时,外面响起了脚步声,毛坨说我爸进来了。我赶紧往外跑,李伯伯看见我,大吼一声:“你是哪个?!”我吓得失魂落魄,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从此,再也不敢去“侦察”那个车库了。

那个年代,四川出了个小英雄刘文学,因与一个偷公社辣椒的地主分子搏斗而英勇牺牲了。后来我回忆起少年时代的一些想法,觉得很幼稚,哪来这许多特务?又庆幸自己没有碰上真的特务,否则搏斗起来哪是特务的对手?弄得不好也“光荣”了。

与绿豆的那些事儿

姜满珍

朋友在自家坪里踢“房子”,踢累了问母亲:“妈妈还有绿豆粥吃不?”母亲淡淡地说:“没有了。”我也没当回事,又和伙伴们开心地玩了。黄昏时分,大哥从市场赶完集回来,骑着心爱的永久牌自行车,从河堤飞奔而下,自行车还没停稳,母亲便笑吟吟地出来了。“玉光吃粥不?”当时我我很是生气,觉得她重男轻女,于是义愤填膺地说:“好啊,有粥给儿子吃,不给女儿吃,你老到了时可不不要靠我啊。”事隔几十年,现在想来自己当时是多么的幼稚啊,大哥是家里的顶梁柱,在外面做苦差事,为全家人挣钱。我一个小小丫头,天天只知道吃喝玩乐,喝了一次粥,玩累了还挂念再次喝,还责怪母亲的不是,现在想来当时仗着自己是个闺女又是唯一的女儿,是多么的蛮横不讲理。这么多年,早已把自己的气话不放心上了,母亲的衣食住行、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,在我们兄妹姊妹以及孙辈们的悉心照料下过得有滋有味。

绿豆还带给我们的快乐是自制冰棒雪糕吃,小时候望着城里人吃冰棒雪糕,羡慕嫉妒的馋样儿现在还记忆犹新。自从家里有了冰箱后,大家都尝试过做绿豆雪糕。每个冰箱里都有那种塑料格子,为大家自制雪糕提供方便。先把绿豆煮个稀巴烂,加入白砂糖,让它们冷下来,然后放入冰箱冷冻层。待稀饭凝固成块状,就可吃雪糕了。弄了一两次就没多大兴趣了,图方便直接到外面买,无论春夏秋冬,现在的商店都有你想要的冰棒雪糕吃。

如今,我只能在自家露台尝试种植想要种植的植物,去年一棵野生的绿豆苗“拔地而起”,长得很是“威猛”,可就是只开花不结果。后来请教相关农业技术人员,他们说,可能是水、肥浇多了,虚长了,只长个儿不结果。任何事情都是有学问的,不能凭自己的意愿瞎折腾呵,明年准备再种几棵绿豆苗玩玩,好好欣赏它的叶、花、果子,让我尽情享受大自然赐予我的快乐与宁静。

想起吃绿豆稀饭时有一件让我记忆犹新的事。那时我才五六岁,我和小

● 美味

杀猪肉

刘铁建

杀猪肉缘于杀猪饭。

一年两三槽,一槽两三头,农家都养猪。两百斤左右就算肥猪了,或活猪出售或宰杀卖肉。没有配方饲料,仔猪食菜叶米粥,肉猪吃煮食,碎米、糠、泔水煮一大铁锅,再添些薯藤、野猪草或烂菜叶,便是两三头肉猪一天的伙食。那时,莫说牲畜,就是农人,也不知配方饲料为何物。只吃杂食的生猪皮白里透红,体毛稀疏劲爽,生机勃勃,活蹦乱跳。只是长得慢,仔猪捉回,至少六个月才能出栏。

养猪的农家一年总要杀一两头猪的。说是要杀点“血食”敬神,敬祖宗。这理由似乎很神圣,但内心里也有犒劳犒劳自己的意思。拉扯一槽猪出栏,那么辛苦,体贴一下自己也是应该的。于是,一头肥猪让四五个壮汉捉着,呜呜叫着,就在厅堂里宰杀了。帮忙的是家族里人,左邻右舍,挨得近的亲戚,他们也是来吃杀猪饭的。这饭早几他们就预备着,因为主人家早几日便邀请了。在一种兴奋中等得有些不耐烦时,这猪就让他们稳捉在手了。真切地闻到手上尚未净去的猪粪臭味,心里便喜乐:马上吃杀猪肉了!

褪毛弄净的肥猪才劈成两大块摆到木板上,第四和第五肋条部位的颈背脊肉,也叫梅肉,便被屠夫割下扔过来,随即扔过来的还有猪前腿部位的一大块,这些都是猪身上最嫩、最好吃的。屠夫还会掏猪脑里的髓,用尖刀剔刷脊骨的腰筋,扔在有人擎着的海碗里。

厨房里柴火烧得噼啪直响,菜刀、砧板也是一片响,女人们的脸膛红扑扑,孩子们的眼珠子贼亮……

杀猪肉终于上桌,一大盆,又是一大盆,一大桌,又是一大桌。大块的肥肉炒炸后,将大片大片的瘦肉落锅炒几下放水,一大锅鲜肉在红红的汤汁里颤着颤着就铲出来了。油亮,红火,贼香。老话说,鱼吃动,猪吃叫。这就是啊。接下来上了猪血、猪肝、猪脑髓,但主角依然是杀猪肉。感受着猪栏的粪味、满屋的肉香与人的兴奋劲夹杂在一起的这种氛围,便想,哪里还有比这更正宗的杀猪肉啊?

这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形。

现在,散养家猪几乎绝迹,肥猪都从养殖场出栏。吃配方饲料,三个月便可出栏,牛高马大一头,不到三四百斤不出售。

杀猪肉照样有吃,农家还是做,大小馆子也做,一般都把此菜排在菜谱的前头,星级酒店也不例外。只是没有从前那样土气和原汁原味,又少了那种特别的气氛。时代变了,饮食习惯没变,人们依然喜欢和追逐着杀猪肉。

攸州山区有个叫鸾山的地方,是东部重镇,产铁出煤,还有个叫佳洞的大溶洞供人游玩,名气因这些一直不衰。约是21世纪初,墟场冒出一碗杀猪肉来,吸引食客无数。就在镇中心的墟场上,猪肉摊子的不远处,一对夫妇烧两个煤灶,摆四五只圆桌,蒸钵子饭,做起杀猪肉来。也不要挂牌子,也不要到电视台打广告,食客一传十,十传百,夫妇俩每日为前来享口福的人忙得晕头转向。

在县城上班时,有次下乡到鸾山,也去吃过两餐杀猪肉。出于爱好,特意站在老板娘身后看她操作。场面很简单,锅边小方桌上并无多少调料,一点味精,一点酱油,一点米酒,一点酒糟,肉切大片,炸,放瘦肉片,炒,放辣椒。究竟放圈子干椒还是辣椒灰,问过客人再放,若客人提出新鲜湿辣椒,不理睬,说,做杀猪肉不用湿辣椒!至七成熟放水,水沸,盐、酱油、味精、姜片、蒜段、芹菜接着放,翻搅几下便出锅。吃着钵子饭,嚼着杀猪肉,望着熙熙攘攘的赶场人,遍体通泰,怡然自得。心头却纳闷:老公切肉并无刀功,既粗糙也不很匀称,老婆炒肉并无技巧,一副慢吞吞吞心不在焉的样子,但味道怎么这般地道可人?至今百思不解。

有人带头便有人跟风,过了不久,又多了几对做杀猪肉的夫妻。据说鸾山墟场已经整改,直接划出一小块地做杀猪肉。当然,当地的山珍土味少不了也要上桌的,弄得食客更加趋之若鹜。

去年冬天,县作协组织一些会员去鸾山采风,本以为会吃上墟场的杀猪肉,最终未吃到。回来时,打墟场边过,透过客车玻璃,扭头张望许久,没人知道为何。

下次去鸾山,一定去墟场。

投稿邮箱:
zzfkwy@163.com